

张欣文集

群众出版社

商战情战



温隆森说得轻描淡写，我怎么会听不出炫耀之意。不过他这个人只会让你微微感到点什么，不至于胃口大败。当初，我、景苏、卢萍都在广州军区某部文工团话剧队当演员。一有新戏，景苏就是一号A角，卢萍是二号人物A角，他俩经常配合，

总是认真地跑群众，寻演空下来，我也要求给我说说戏，他冲我挥挥手：‘自己来，一样激动’。

一号二号

断戏，

我只

指重

征不

不敢

真是有



张 欣 文 集

商战情战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战情战/张欣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1996. 10

(张欣文集)

ISBN 7-5014-1449-1

I. 商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6757 号

商战情战——张欣文集

责任编辑:张 蓉 王志楨

封面设计:章 雪

技术设计:祝燕君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78

印 刷:北京市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409 千字

插 页:4

印 张:17.75

版 次: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1449-1/I·544

印 数:0001—8000 册

定 价:25.00 元



▷与鲁山、屠志民在迈阿密



◁丹东笔会一和刘西鸿

▽新疆采风



目

录

- 1 慢慢地寻找，慢慢地体验
(代序)
- 3 星星派对
- 4 免开尊口
- 126 绝非偶然
- 194 首 席
- 253 难以逾越
- 295 亲情六处
- 346 伴你到黎明
- 410 情同初恋
- 450 留一点爱给自己
- 491 城市爱情

慢慢地寻找， 慢慢地体验

寻找和体验什么？我想大概是一种城市的感觉，一种城市的情绪。

有时我们会产生错觉，生在城市、长在城市，难道还能体验出乡村的感觉来？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，我们的城市相当年轻，还完全没有自己的规模，更谈不上风格和韵味。

而我们的行为风格，倒常常是纯粹“农民式”的——这是指狭义上的陈旧与短见。

昨天见到一位学者，平心静气地聊了很久，他希望我不要进入一种框架，应该身心自由地写作，具体到我，慢慢地去寻找一种城市的感觉吧。他说。

感觉对于作家来说，我想应该是较为精确才好，这就特别地不容易。

我写的都市小说，其实是想渐进地寻觅一些城市的感情和情绪，人有时候会被钱、情所惑，有时却不会，行为不见得任

什么时候都有理由。像《阿甘正传》中的阿甘，奔跑三年多，胡子齐胸，长发披肩，记者们都想把他的行为合理化，说他受到了生活的打击，或者为了出名，或者更高尚地理解为援助灾区儿童……

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，我才知道生活中许多真实的故事并非一定有因果关系。那么小说里为什么一定要有为了什么，或者不为了什么？

任何不假思索的作品都不可能是优秀的作品，文学需要思考，需要碰撞，甚至需要痛苦的煎熬。

草草地写作，草草地发表，我觉得很没有意思，慢慢地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工匠。有好朋友提醒我，你正在进入一种模式。我知道这相当危险，我需要读者，但我永远不会迎合大众口味，因为普罗大众的背叛性风云突变，他们吃够了肯得基就一定会转向麦当劳。而急就成篇的故事他们很快就会厌倦。

流行音乐脍炙人口但是缺乏经典性，许多歌曲从万人传唱到速朽要不了太多时间，纪实文学的泛滥，小品在重要的晚会上挑大梁都可以证明现代人已没有耐心品味艺术。但如果我们的理想也只停留在知名度和见报率上，在浮华的繁荣中，那么今后的几代或十几代人欣赏的经典作品仍旧是肖邦、莫扎特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莎士比亚，而我们也只好承认终其一生的努力无非充当着文化便当的作用。这种结局我们最好预见到了再去热热闹闹地起劲。

我当然没有资格谈什么不朽，不过我是真心地希望能有时间并且有一颗宁静的心灵去寻找和体验，城市的感觉是飘忽不定的，我不敢说我已把握手中，更不敢说走进了它的内心，不过它的底蕴始终吸引着我，我愿终其一生去寻求，努力写出令人掩卷沉思的作品。

星星派对

景苏初次带我去见高翔是圣诞节的晚上，说是在燕京饭店吃自助餐，还派了出租车来接。一路上她只盯牢一个话题：“榕榕，你要作好思想准备，他长得丑，别吓着你！”

我说：“别铺垫了，无非要我眼睛一亮的效果，届时我一定夸他象史泰龙。”

景苏笑，“真的真的。”嘴上这么说，脸上却有一层挡不住藏不住的爱的红润，眼波无限温柔。

那天我有些不适，不便穿时髦套服，否则揉出一个红鼻子岂不煞风景。我穿一件深蓝色对襟绸棉袄，直平的短发在耳边荡来荡去，白边正圆形眼镜。给人冷飕飕的感觉。

“他不敢见你，”景苏说，“他说他没文化。”

“怪事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？”话虽阴森，但我毕竟是在全

国著名的最高学府进修，语气里也暗藏一份傲气。

景苏继续说：“他知道我对你言听计从，自然重视你。他可以给我妈扛米送鸡蛋，提活鱼活虾，拿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有物质欲，你告诉他我喜欢美钞。”

“听你说两句话就知道你不好对付。”一直专注开车、一言不发的小祝冷冷地说，但没忘记友善地看我一眼。

“小祝一直给高翔开包车。”景苏补一句。

“那他们自然默契，一会儿高总经理就会知道方景苏的朋友是个巫婆。”我冲着小祝的后脑勺说。

小祝语调平平地回我：“你们亲密我不看，你们打架我不劝。一切不关我的事。”

现在一个司机都能这么深刻，受雇开车，守职本份，决不义务地献计献策。

很快到燕京饭店。

高翔前呼后拥地出现，全部是年轻、英俊的男人，浅色硬领的衬衣，藏青色的合体服贴的西装，一个个领带打得笔挺，表情三分礼貌七分潇洒。这阵势先把我震住。

高翔却只着一条深灰色高级西裤，松松套一件鳄鱼牌毛衣，意大利软皮便鞋。随意中浸出刻意。

他的确不美。皮肤黑，小眼睛，身材也不高大但很结实，头发非常浓密。不象有些总经理，风度虽然儒雅，却无可奈何地顶着地中海。

最令我不悦的是他左右手分别戴着一颗大金戒一颗大玉戒。我不喜欢男人戴戒指。

他同我握手，亲切又不失身份地说：“常听景苏提到你，大名如雷贯耳。”

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，这样的开场白既表示了对我的尊重，又给足了景苏面子。我莞尔。

自助餐厅里没有一把椅子，一棵硕大的挂满彩灯的圣诞树，繁茂葱绿，忽明忽暗地闪烁七色的光。它的周围围住一大圈餐桌，紫玉色拖地桌布，上面摆满大玻璃碟、平盘、高脚杯，盛着美味佳肴、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各色的酒类饮料。

但是开怀大吃的只我一人。高翔他们汇都公司的同仁似乎对自助餐并不感兴趣，只是围住高翔一杯一杯地喝酒，高翔却抽烟，吃生的菜叶子。

景苏托一小白圆盘，里面一小撮沙拉来来回回地腻在那儿。她大概知道高翔随时会有目光扫过来，所以神情始终妩媚。她穿洋红高领紧身毛衣，黑色薄呢大裙，贴脚黑靴。配上精致的化妆，一张脸看上去莹粉莹粉，两颗眸子如同点过黑漆，顾盼生辉。怎么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女性啊。

可是高翔有一个家一个妻子一个女儿。

我频繁地拿着盘子去申请烤全羊，只有这道菜不是自助，头戴高筒白帽的师傅刀叉并用，把肉“片”下来给客人，是一只小羊，肉很嫩。嚼的时候觉得人真是残忍不堪。

师傅已熟悉我的脸，不大开心似的，到他跟前来重复出现的客人实在不多。我不奢望他的理解，只须请他到我们学校吃三天熬白菜，他便可以把这只羊生吞。

高翔过来招呼我，我告诉他我很开心，他满足，他愿意看到别人得他荫福。

他说：“孙小姐，慢慢吃，我们先走一步。已给你和景苏开了房，一会儿上来休息。”他得体地冲我点点头，离去。

“榕榕，你说他这个人怎样？”景苏急急地问，眼睛却没离开高翔的背影。

我说：“方景苏，你爱一个人不必都写在脸上。”

她脸红。这是至理名言，所有的男人都一样，一旦发现你的确离不开他，便会有意无意地把你搁置或冷藏，然后从容不迫地

去追求下一个。

我犹不愿景苏吃这种亏。

不过我还是安慰她：“贵公司给我的印象颇佳，是那么回事。我在广州有个朋友也办公司，取名‘野蜂’，敢死队的名字。先是在宾馆包房办公，渐渐周转不灵，降至招待所，两个月后搬至家中。那天去看他，正召开董事会，黑压压一客厅董事，正遇上停电，我只觉身在威虎山上。”

景苏笑得弯下腰去。

汇都的大本营在海南岛，深圳有分公司，广州、北京、青岛等地都有办事处，能支起这个轮廓就不简单。

“这不是榕榕、景苏吗？”

我们闻声侧目，见到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笑吟吟地立在跟前，手握一只装橙汁的高脚杯。

“温隆森！”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他，我们惊呼一声。温隆森是一地道港商。他太太叫卢萍，是我和景苏的战友。他俩成婚大概由于都是沈阳人。

我们忙问卢萍怎么样了，他说一切都好，早已不让卢萍工作，他在沈阳买了房，叫他们母子享福。这次赶回去就是给三岁的儿子路路过生日，顺便在北京办点事。

温隆森说得轻描淡写，我怎么会听不出炫耀之意。不过他这个人只会让你微微感到点什么，不至于胃口大败。

当初，我、景苏、卢萍都在广州军区某部文工团话剧队当演员。一有新戏，景苏就是一号A角，卢萍是二号人物A角，她俩经常配戏，熟门熟路。我总是认认真真地跑群众，导演空下来，我也要求给我说说戏，他冲我挥挥手：“自己在后场找戏嘛！”我便站在后排跟着一号二号一会儿大笑，一会儿抹眼泪，一样激动万分。导演却说：“孙榕榕，到底是看你还是看景苏、卢萍？！”我遂断戏，木在那里，导演又说：“活道具一般，真是有你没你两可！”

我当时生出心思夜里作蒙面人在导演身后扔砖头。

我们三个人同一宿舍，关系比较好，以我和景苏更甚。因为卢萍虽然年龄最小，但颇有主意，对于我们的好多事了如指掌，可她自己的事却封得水泄不通。

那时温隆森就到团里来过，接卢萍出去吃饭、购物，我们不以为然，因为那时重官轻商。卢萍每次回来，也一口咬定温隆森是一般朋友。甚至舞蹈队陈东东有一男朋友在军体院工作，来过两次以后便开始跟卢萍单独约会，弄得整个演员分队大哗，陈东东对我们三人一律不理。

我当时刚跟于甘阳结婚不久，不但他还没转业，他父亲也还当权当势。周末，有时会有事来带我回家，虽然仅仅是伏尔加，也把温隆森的出租车逼得颜面无光。

可惜我这个人没有旺夫相，嫁给于甘阳后，他父亲离休，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处处不顺。

当时我还约她俩到我家，大两室一厅，钢琴、地毯、高级音响。景苏不忿：“甘阳怎会看上你?!”

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甘阳：“到底看上我哪一点?”

“全面。”甘阳特别冷静，“你哪点都不出奇，但哪点也不差，我尤其看中你写一手漂亮文章。”

甘阳是我知音，以后一直为我能够舞文弄墨而自豪。有时失手写出臭狗屎一般的文章，他看在眼里却也只说，不要紧，慢慢克服吧。

那时景苏认识了一个海员，要死要活地决心跟他走遍天涯海角，征求我意见，我说你带他来见我。她不敢，一推再推，我说：“方景苏，你何至于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手里，连我都不敢见，说明你知道他不合格。”

“可我爱他。”

“谈婚论嫁仅有一个爱远远不够。”

“我知你会这样说。”

“你不适合嫁海员，景苏，相信我的直觉。”

她那时如同刚刚灌过蒙汗药，对所有的道理油盐不进。我和她大吵，以断交相胁。

现在才懂得那样做是推了她一把。

果然结婚不到一年就散伙。签字离婚回来的那个傍晚，她一个人坐在宿舍发呆。我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：“离婚当然没有白头到老好，但是得而复失总比从来没得到过好。这不算什么，你还是你。”

我都没想到自己那时说话就这么深刻，老到。

景苏抱住我失声痛哭。许多年后她才告诉我她根本不是因为离婚，而是为了友谊而双泪长流。

转业后她回北京在一个音像公司工作。

我发财于广州的一家出版社，经济收入相当化学，发行一本《手相入门》，大家欢天喜地地分奖金；但是一套纯文学丛书没有征订数，就整整半年全拿干薪。

卢萍分配在沈阳市故宫，但是温隆森不让卢萍工作，我相信他一次给卢萍的钱相当于她几年工资的总和。可卢萍生性活泼、好动，如何天天在家穿睡衣、化好妆喝银耳汤当太太？！

卢萍在团里曾一度天天练签名，作明星梦，确也有不少导演找她试镜，而她现在却成了温隆森一个人的明星。

“卢萍几时能办去香港？”我突然问温隆森。

他正在与景苏言笑，兴致很好，急忙答我的话，“正在办呢，快了快了。大陆就是这样，办一件事不知要走多少道关系，我带微型放录机过来送礼就带过三个。”

“不会等香港收回才办成吧？不过还好，有一个‘五十年不变’垫底。”我话里含刺，景苏瞪我。

温隆森尴尬地笑笑，“好好好，是我没本事行不行？”

我不是无端伤人，曾真心真意为卢、温急过。甘阳对我不紧不慢地说，凭小温本事，何至于七年办不过去，夫妻关系，在广州排队也排上。我才猛然醒悟到什么。

我们与他告辞，并托他问候卢萍。

洗个热水澡，坐在沙发里一弹一弹地品茗，我真想对景苏说，快快挟逼高翔离婚，你嫁给他，让我也享享福。

我脚不知翘到哪里才更舒服，服务员小姐含笑而入，捧一瓶包装精美的盐焗开心果，说是高总叫送来给我们磨牙。我大喜，怎么尽是些锦上添花的事。

休息得差不多了，高翔才推门进来。我也逐步清醒，正襟危坐，准备与他谈判。景苏借故出去了，不一会儿送过来高翔专抽的中华烟和名贵打火机，这才放心离去。我便也知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哪个层次。

高翔穿软皮拖鞋，表情相当镇静，只那只戴玉戒的手一刻不停地轻轻在沙发扶手上敲击。

我已是成年人，不再视婚外恋为洪水猛兽。景苏多年来一直作独身女人，没有中意对象，我若不让她爱她之所爱，未免对好友太不人道。我不是生性随便之人，皆因偶读一则难以置信的消息，从此相信两性相吸的神秘与坚定：取数只四脚蛇，区别雌雄，断其尾，去其皮，烘干后磨成粉末，分别灌入空心蜡烛之中，相距三十厘米放置桌上。引火燃之，便可出现奇迹：两根火苗相互吸引，逐渐靠拢，最终连接成一条横伸的火线，宛如雨后彩虹。

四脚蛇尚且如此，何况人乎？！

相爱之人谁又会被他人几句话左右，我若粗暴干涉仅会令景苏感到高翔是她唯一亲人，那必定坏事。

我与高翔聊天，多半讲景苏轶事，他极有兴趣。我当然不忘在话缝儿里点出景苏价值，以防他错把白玉当石头。

景苏告诉我高翔曾在海南岛当兵，后来转业就留在当地七弄

八弄办起了公司。那么我们团当初到他那个防区演出，他还不是只有坐着小板凳在台下咽口水的份儿。

那时他要想认识景苏不是一枕黄粱？

最后我对高翔说：“我不想知道你对景苏承诺过什么，但是你要真心对她好，对她负责。”

说这话时我敛容，象长征途中把烈士遗孤郑重托付给老百姓。高翔诚恳点头。离去。

我进卧房，景苏走进来：“我真服了你榕榕，从来没见过高翔这么严肃。”

我说：“你父亲的事他可知道？”

她停一停说：“除你之外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后不惊奇并且不轻视我的人。”

我略略放心。景苏的父亲死于癌症，生前曾因极不幸的原因坐牢数年，从此勾销一生的光荣经历，情况相当复杂。他虽然已去，世俗的人却把耻辱的目光投向他的子女，景苏不得不生活在无形的阴影里。

“噢，你脱衣服干吗？”我说，“我早早安歇是为了让你和高翔说说话。我在，你们在外间聊通宵无人过问。”

景苏跳起来，一边穿毛衣一边说：“榕榕，我第一爱你，第二才是高翔！”说罢，风一般地旋出去。

再见到高翔时他冲我抱怨：“景苏这个人真没办法！送给她什么她都不要，我多说两句，她就跟我急。”

我说：“这便是她的价值所在，你不要以为个个女孩子亲近你都是冲着钱。”

“但我一天到晚南南北北地跑，见到她总应该有点表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表达方式有很多，你真正是用心去做的，我相信景苏会接受

并且领情。”

高翔若有所思：“她与其他女孩子太不一样。”

“所以你尤其不能动不动就拍给她好几种货币。”

高翔一下子窘住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不是收买她，只是怕我买的东西她不喜欢，不如她自己买。你看她穿的都是已过时的衣服。”

确有其事。景苏转业后添置新装甚少，到现在还保留文工团员的打扮。可她买开司米给高翔打贴身毛裤，细针细线我见了头就晕。社会进化到今天，牙刷都走向电动，表达爱情的途径却总是一成不变。

这一份感情相信高翔会慢慢体会到。

高翔说：“我有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她才好，我不希望她吃苦。我从京京那里认识她，听说她要嫁老头去美国，怎么想怎么不对劲，下决心要认识她接近她不让她这样做。没想到慢慢产生感情。”

老头是美籍华人，姓魏，很快要过六十大寿。景苏给我看过他的照片，不知何时在中国照的，背景是故宫，他一本正经穿龙袍，戴皇冠作乾隆雍正状，很慈祥滑稽的样子。他是医生，也有些家业，老伴去世多年，他希望找一个本分人。条件再好，他毕竟风烛残年，景苏闭着眼睛照张像给他他也会同意。

京京是一家个体粤菜馆老板娘，曾受高翔资助。

为老魏的事，我曾对景苏百般阻挠，甚至冒出傻话：“抛开感情不谈，也要找个年轻的！”

景苏说：“四十出头，有美国户口，孙榕榕，你以为我年方二八。”

“这种牺牲未免惨重，我永远持保留态度！”

又是甘阳点醒我：“景苏与你的处境怎么相同？！你有事业有家庭，她一无所有，前途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当然先出去再说，碰碰运气。是我，七十老翁也在所不惜。”